

## 林同棧學長賀電

CY ENGINEERING NEWS RECORD JANUARY 6 17  
1972 ANNOUNCES YC YANG AND DAVID SWSON AND  
TONI SCHMIDT WHO DEVELOPED LOOPED POST-  
ENTSIONING SYSTEM FOR ELEVATED ROADWAYS  
AT S F INTERNATIONAL AIRPORT AS MEN WHO  
MADE MARKS IN 1971 STOP CONGRAULTATIONS  
STOP AMONG THE OTHER CONSITUTENTS OF THIS  
HONOR ARE PRESNIDENT NIX BEN GERWICK ETC  
TY AND FELIX

## 楊裕球學長上凌竹老函

January 20, 1972  
Mr. H. H. Ling  
T. Y. Lin Taiwan, Inc.  
Chia-Hsin Bldg. -Room 1207  
96 Chung-San N. Rd. 2  
Taipei, Taiwan  
Dear H. H.:

I take pleasure in advising you that I was invited to a dinner party in New York to accept the award as one of the "Men Who Made Marks in 1971".

I believe that the encouragement and assistance you have given me has helped to make this possible and from now on I will work harder in the hope that I can contribute more to the profession and repay your kindness.

Sincerely yours,

T. Y. LIN, KULKA, YANG & ASSOCIATE

Y. C. Yang

Executive Vice President

## 空襲下種種

(下)

管義懷

### 打擺子鑽在桌下

到了廣陽埧每年都患瘧疾，四川話叫打擺子。我害的那種瘧疾是一天一回，只熱不冷的。有一個晚上正在發高燒，空襲警報來了。同房間是一位姓于的，他叫我起來「逃警報」。我說跑不動，也懶得跑了。他說我們住的房子不牢固，容易震垮。我說不怕，床前的一張桌子倒很結實，必要時我就鑽在桌下便了。他說好吧，那麼他回來後先挖桌子，再挖他自己的鋪蓋。後來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反正發高燒時也沒有時間觀念，在似睡似醒中，忽然聽到唏哩嘩啦的炸彈下降聲。不知怎麼一跳，我就蹲伏在桌下了。那次炸彈命中相距五十公尺處的一個防空壕旁。壕內躲着好多人，有一位老百姓全身被泥土埋起。經他人立即挖救，竟然安全無恙。

### 日軍空降廣陽壩

有一天黎明之前，被電話鈴聲吵醒。那時我寢室

是在值星官室附近。聽到值星官在接電話。聽不到幾句話，我也慌忙起床了。值星官馬上去廠長家裡去報到，廠長立即召集各級主管開會。是上級命令，據報本日將有日本空降部隊來襲廣陽埧，除飭各有關部隊應變防衛之外，本廠廠房飛機交由地面警衛部隊防衛，所有官兵眷屬應即分批疏散，撤離廣陽埧，以策安全。決定以大興場為疏散地區，並劃分批次，分配任務。先令各伙食團廚房趕蒸饅頭，蒸好一批就送走一批。有眷官兵帶着眷屬先走，並派人照料。公文檔案單據文件派人挑抬和照管，是第二批。年老人員是第三批。其餘為第四批。學徒隊算是第五批，沿路設崗，擔任通信聯絡工作。留下十個學徒，以及梁頌鑾學長（他才調來本廠不久，剛好趕上這場熱鬧。）和我一共十二人是最後一批。駐留在辦公室，要到確實有日軍空降下來時才走。留給我們一架包式電話機，可以跟各單位通消息。兩支槍，梁學長好像拿了一支勃朗寧手槍，我拿了一支盒子砲。因為我曾用這支盒

子砲練過打靶，所以寧願拿笨重些的。每人拿了兩夾子彈，撤離自衛用，應該綽綽有餘了，多了嫌重。還有一只木船。因為廣陽埧是長江裡的一個島，北面是浩浩長江，南面是條河。冬天水枯，可以徒步過河。那時河中有水，得靠木船渡河。學徒隊原是我的子弟兵，挑了十個膽大心細的分任守聽電話、看守木船（唯一的後路）等工作。到了九時半左右，果然空襲警報來了，接着緊急警報也發了。各批人員均按計劃渡河走了。伙伙挑着最後一批的饅頭也走了。我們留下的人冷冷清清的無事可做。日本飛機來了兩批，只炸重慶，未炸廣陽埧。看它來去路過，沒有人跳傘下來。到快日落西山時，才接到電話，通知解除警報。馬上派人渡河過去，一站接一站的跑步向大興場報告，請大家回來吧！疏散的人累了一整天，顯得我們特別「安（得而）逸」。這是對日抗戰中唯一的一次做「反空降」措施，而梁學長和我擔任了一個「不戰不降、不守不走」的任務。

## 逃警報的形形色色

「逃警報」成了家常便飯，漸漸形成了「標準作

居然會做這種一定送命的行動。可見「處變不驚」乃是度過難關的先決條件。

## 去重慶取兩口袋鈔票

後來工廠遷到白市驛，廠長是葉蘊瑩學長。從白市驛走十八里爬陡坡的山路就到海棠溪，海棠溪過江就是重慶。我們來去重慶都喜歡走路，比坐滑桿省錢而快，年輕人不在乎那一點體力勞動也。有一天下午，我被直屬主官華允嘉先生召見（華先生現住臺北），派我翌日去重慶向銀行提取現款。那時快要過端午節了，而薪餉却過了日子尚未發放。華先生去問軍需官，是否上級撥款未到。答復是早已撥到，錢在重慶的銀行裡，因為這一陣天天有空襲，沒人敢去取款。華先生就說他派人代去取款如何，答復同意。因此華先生要「勞」我跑一趟。主官已經把事招攬下來，並且說明爲了官兵的士氣關係，要「勞」我一次，那有推辭之理。我就與軍需官密取聯繫，軍需官還借給我取款用的道具。是兩個手提帆布袋，袋口用繩子收緊的那種袋子；十來張舊報紙，是墊在袋內鈔票四周及蓋在袋口裡用的，免得被人一望而知是整袋鈔票。第

帶怕給炸掉燒掉，帶了又怕丟失。值錢重要的就縫在衣服口袋裡。必要的隨時放在一個帆布袋內，臨時提着就走。我們單身漢自然輕鬆樂觀，但也有個「警報袋」，其中除了乾糧之外，還有帶殼花生，鹹鴨蛋及水瓶。有人甚至還帶有酒瓶。找到開濶所在，樹蔭之下，工作大衣鋪地，坐臥隨意。工作會報或小型野宴均可任意舉行。睡眠不够時也可趁機補睡，反正解除警報時自然有人來叫醒我的。

在重慶城裡遇上警報，可沒有那麼輕鬆。因爲大都是木造房屋，容易震垮，也容易燃燒，非搶着進防空洞不可。然而洞裡又擠又悶熱，時間久了，實在不好受。有一位同事在重慶晚上遇到空襲，他還在馬路上走着，就炸彈下來了。東南西北四方起火，火光燭天，無路可走。只得坐在「冠生園」門前，等候火燒過來做「叉燒」了。第二天安然歸來，還談「火」色變呢！還有人晚上在朝天門碼頭等候渡輪過江疏散。日本飛機來了，在探照燈密集照射之下，眼看得又是二十七架的大編隊。高射砲彈爆炸形成的朵朵白雲總嫌太低。在炸彈呼嘯下降聲中，碼頭上人羣中竟有人

二天一清早就出發，九時以前就在銀行門口等開門。取到的鈔票裝滿了一個口袋。又趕往另一銀行兌換小額鈔票，又裝滿了一個口袋。時間不早了，連忙趕赴碼頭，以便及早過江。偏偏空襲警報響了，來不及離開重慶了。附近青年會有防空洞，只得回跑去青年會。進了大門，臨時一想，何不去樓上宿舍，看一個熟人還在房內否？剛好他在鎖門，我說要把手中提的東西寄存他房內。他開門後，我老實不客氣把兩個帆布袋都放在他床上疊成方形的棉被旁，並脫去西服上衣，蓋在帆布袋上。（那時我們進城都穿便衣，免得給憲兵找麻煩也。）然後等那熟人鎖好房門後，一起進防空洞去。因爲洞內人擠，並且經常有電燈熄滅情事。萬一被歹人摸知帆布袋內容，趁熄燈時搶走，或用刀割破口袋，那可麻煩了。不如把帆布袋放在房間裡，比較安全。解除警報後回房取帆布袋，這才告知熟人，袋裡裝的是什麼東西。哈哈一笑，急忙辭別趕路。那時中午早過，渡江到海棠溪後才吃飯。離開海棠溪不久，又有空襲了。走山路沒有交通管制，可以繼續通行，也不知何時解除的。回到白市驛，早已下班了。先到值星官室坐下休息，要值星兵去軍需官

家中請他來交接。軍需官正在吃晚飯，放下飯碗馬上趕來。一切辦妥，回到宿舍，羅漢堂裡的老兄們還抱怨我這時候才回來，正擔心我遇到了打悶棍的呢。我說真有這種巧事的話，那我也心服了。

### 以牙還牙的小插曲

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何況咱們是禮義之邦，自然要用炸彈還敬小日本。有一段時期，庫存的炸彈與飛機不相配合，彈箍彈尾都得加以改造。本廠派到此一任務，剛好由我承辦。做好新另件之後，帶了一批人公差某地，就住在炸彈庫工作。因為就在庫房裡進行修改工作，外出吃飯太遠，不得不自己派人在遠處支鍋做飯。怕誤了上峯限期，每天黎明即起，先做工，後吃早飯。二三百五十磅炸彈幾層堆放着。得把它抬下來，抬到門口通風涼快處，然後施工。拆裝另件倒不費事，鋸短彈尾和鉚裝平衡尾片很消耗體力。修改好後，還得抬回原處堆放，好在都是未裝引信的炸彈，粗手粗腳，碰碰撞撞也不危險。起初每天吃三餐，由於工作費力，時間又長，就改為四餐大米飯。好在庫房裡不裝電燈，天黑下來，只得收工。時為盛夏，為了方便，也省得洗衣服，大家只穿短褲，一律赤膊。頸子裡拴一條毛巾，用來擦汗。趕啊趕的，總算在限期之前完成。邀請庫長親自驗看，拜託他即刻打電話向司令部報告改造完工，可以隨時撥運。庫長通話完畢，我自己打電話回白市驛，報告廠長葉學長，並請

他明天派卡車來，把我們的工具和行李運回去。

### 尾聲

不久的後來，重慶聽不到日本飛機的聲音了。我們的飛機起飛之後不再在上空盤旋了，一下子就飛去好遠的地方，好久才回來。後來的後來，我又遇見日本人了，都是九十度鞠躬，滿口「嗨」啊「嗨」的。看着這些俘虜，反而覺得怪可憐的。他們沒有錯，大錯特錯的人遠在鴨巢監獄裡呢。

有些自以為聰明的瘋子，妄想用暴力或其他手段來屈服他人。大多數的人也太善良了，有的做了瘋子的工具而不自覺，有的不得不做瘋子的奴隸而苟延殘喘。為了求生存，求自由，為了對歷史與後代子孫有所交待，我們只有苦撐硬拼。這幾天正是漫長的冬至夜，但是終會天亮的。大仲馬在基度山恩仇記結尾處說，人類的一切智慧包括在等待和希望裡面。那就是說在等待和希望中要運用智慧，智慧要為等待和希望而發揮。換句話說，惟有「慎謀能斷」，才能有前途。否則的話，愛德蒙鄧蒂斯只能終老在黑牢裡，等待是守株待兔，希望是做白日夢。再說，歷史的評議是公平的。智慧、勇氣與努力永遠受人崇敬；愚蠢、懦弱與自暴自棄自然被人唾棄。自強之道，離不了「知恥知病，求新求行」的老話。願大家在本崗位工作上加緊努力，將來自有正義伸張、揚眉吐氣的一天。

## 悼亡妻胡翟勝蘭女士

胡道彥



今年二月廿八日是亡妻胡翟勝蘭女士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日，我懷着誠摯的愛心，將她的平素積蓄和親友奠儀，合計新臺幣拾萬元，敦請交大同學會設置胡翟勝蘭女士獎學金，獎掖年青一代嚮學，以遂亡妻夙願，今承同學會慨允並代擬規程，付諸實行，永垂紀念，殍存俱感。

春天，我得了心臟病住院，妻時刻陪侍在側，殷勤照料，我實在感激，也十分過意不去。可是，看到妻在操勞之餘，精神旺健，食量也增加，而且由於體重陡升，更顯豐采，使我衷心無限告慰。我出院以後，返家休養時，妻晨起突然發現她痰中有血絲，於是就醫，經X光透視，左肺隱約現一白色小點，再經三次痰沫檢查，既未發現肺菌，亦無癌細胞，羣醫咸認為是氣管方面小恙，並且也未再發現痰中血絲，而健康情形反而轉佳。唯一個月後再行X光透視，肺部白點似有擴大情形，但未呈放射現象。經再度檢查，仍無癌細胞發現。又經一個月，肺部白點顯著擴大，名醫診斷，認為必須切除，而在第七次痰化驗中，始發現癌細胞。當經名醫盧光舜大夫施行切除手術，極為順利，十天即行出院，化驗結果，係 Anaplastic